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批准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秋令咳嗽・傷肺傷神

止咳金丹 天下馳名 製此靈[illegible] 造福人羣 三分鐘內 咳止嗽停 貧寒面索 不取分文 富貴人士 祇收藥本 每瓶一元 不靈還銀

上海英租界卡德路山海關路口壽昌里 造福齋藥房

萬應消癥丸

[illegible]山人所秘傳無論何[illegible]一月包好每料八角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發行所上海五馬路寶善街[illegible]

正威藥房

杭州 萬隆老棧

冬令特設馳名南肉分售處

[illegible]

外埠經售家 上海[illegible] 南京[illegible] 蘇州觀前[illegible] 鎮江[illegible] 揚州[illegible] 燕湖[illegible] 常州[illegible] 無錫[illegible] 慶[illegible] 漢口[illegible] 嘉興[illegible] 湖州[illegible] 硤石[illegible] 震澤[illegible] 寧波[illegible] 紹興[illegible] 特約發行所開封[illegible] 吉林[illegible] 長春[illegible]

價目 腿 大包一元 小包五角 鄉肉 大包一元 小包五角

臌脹

有此妙藥 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 性命必休

臌脹無憂丹

[illegible]

定價[illegible]

製藥所[illegible]

總發行所上海五馬路寶善街正威藥房[illegible]

兜安氏補藥片

人之全體賴以榮養者血也血足則精神爽快體常舒泰志高氣豪作事勇往血少則形容憔悴志氣昏惰思慮恍惚甚至視聽不靈動作之力飲食少進疾病時有矣此片由醫化學師及世界超等醫學士集思經年悉心研究始獲上等良藥配製而成功能補腦補脾補血凡虛[illegible]薄弱脾胃虛弱消化不良氣力衰微精神疲憊神經昏亂面黃肌瘦普通弱症等若服此片必奏奇效而於幼年婦女貧血面色青白及八歲至十四歲之小孩身體軟弱面無血色者可服此片以助發育而補不足老年人服此片以助消化恢復精力恒心服之毋使間斷有特殊之效力也

每瓶售洋七角

各埠藥房均有經售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補血氣 長精力 助消化

送禮佳品 英白根洋行

傘牌白蘭地酒

法國有喬別脫息者開設百有餘年最為著名專造各種白蘭地酒運輸入華均邀各界歡迎且以雨傘為商標者蓋此酒飲之能禦寒暑諸疫如雨傘之避風雨然此酒在法國行銷已久未嘗來華本行自向該廠懇商始得來華此酒香味馥郁駕乎各種白蘭地之上愛好諸君請嘗試方知言之不謬也購以送禮客必歡迎各大藥房大菜館均有發售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二百十二號

廣告例刊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illegible]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 寄閱全年大洋二元 半年大洋一元一角 每月大洋二角 郵票加一 [illegible]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稱有補血生精強治血虛勞弊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衰弱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蕩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請吸新出 大長城牌國貨香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治白濁第一靈藥

科發白濁丸

此丸內含上選純質藍米雪林為治白濁症之唯一靈藥[illegible]

上海南京路十二號 科發藥房

光學精深

精益公司鑒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為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陳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濱承當代偉人頌揚品題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中法儲蓄會

上海三馬路一號 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繁華世界 金錢如流 水東來西 去欲省而 不能今有 妙法每月 在消耗費 中節省一 份錢去投 入儲蓄會 裏將來可 以集成巨 款并且每 月有得獎 的希望中 法儲蓄會 成立最早 會員最多 當衆開獎 最靠得住 中國政府 立案法國 政府注册 開獎在即 不要錯過

美貌嬌容 少年化鬚散

五陵公子三河少年[illegible]

改造麻面 功勝陸判

[illegible]

早晚咳嗽

賽如 雙斧伐樹 烈火爍金

諸君曉得咳嗽危險麼。容易傳染。難得痊愈。哮喘呢。咯血呢。痰厥呢。喉嚨失音呢。那一樣弗是從咳嗽起點呢。故此早晚咳嗽。猶如斧伐樹。火爍金。使得人身屑發。喉啞。心痛。胸悶。各種危險模樣。一一都來。惟保喉止嗽藥。是從咳嗽根源療治。不論傷風咳嗽。冒寒咳嗽。陰虛咳嗽。肺炎咳嗽。及婦女產後患嗽。青年色傷咳血。小兒發熱燥咳。年老夜嗆痰迷。甚咳到十年八年咽喉失音。氣管斷絕。這樣危險症候。都能夠一服減輕再服全愈呢。

保喉止嗽藥定價洋七角半

服法詳列仿單

外埠函購即班回件

上海四馬路書錦里口

美泰西藥行

朱先生与蠟燭

（翁丹）

南方遇無意識之人、嘲之曰『蠟燭、』北方遇有拂逆於心之事、自嘲曰、『坐蠟燭、』踞爐炭上、且非人所堪、況坐蠟燭乎、然北方『坐蠟燭』之諺、良非無因、其事起於前清同光之際、都門之營醜業者、上自金吾、下至司城、雖皆有陋規、然與今日警廳之公然徵稅者不同、特不封禁而已、無賴流氓、結徒黨、持器械、詐財於勾闌中者、恆不足滿其無厭之慾、營醜業者、亦皆菁民、始則互鬬、互鬬不足以寒其膽、於是無賴入娼家之門、娼家先閉門以防其逸、登屋而呼、比戶之龜奴、皆自屋椽而下、各持巨梃、以橫擂其下體、既踣、則褫其褌、而以蠟燭爲示威之具、無賴誠受創矣、然所懼不在此、無賴之所以兒橫者、恃有徒黨耳、自不能保其身、徒黨乃唾而棄之曰、箇已破矣、能與吾輩好朋友齒乎、都門固多孌童、少年之非孌童者、輒自豪曰吾好朋友、蓋既受辱於蠟燭、則孤立而無以討生活、故相戒莫敢先、冶遊之地、所賴以維持治安者、蠟燭之爲功大矣、後變本加厲、遂有以洋蠟燭從事者、致釀人命、蠟燭且附設庭寮牆中、爲殺人之證物、與兇刀等同存於庫、以資良糧矣、其時營醜業者、方有讒齒、謂將來蠟燭焉、當大無畏而不可制、迨光緒末造、民政部以護花爲新政、而『坐蠟燭』一語、乃爲歷史上之遺蹟焉、蘇省之朱先生、何人歟、其人既爲鄉里之秀、兼握發言之權、平日名譽、亦不在搗亂分子之列、如時事報本月七號所載、斯人也、而有斯厄、不能不爲言論界痛心者也、使朱先生不背忍流血之禍、則此蠟燭之主人翁、縱無蠢非行爲[illegible]均已成立、[illegible]、而刑[illegible]不可逃、倘因朱先生[illegible]欲以清白之身、使吾人遙而觀之、遂致嘲謔如燭、亦不足爲完全之証具、朱先生之人格已高矣、然終貽傳之者之誤其真也、讀某報、又稱朱先生腦筋受傷、殆懾於暴民之威、因發狂而作囈語、所謂燭者、亦莫須有之物、豈不甚善哉、則吾尤爲朱先生賀矣、

對於晨報劇談底批評

（凌霄）

昨天我見北京晨報上、登了一篇汪中賢底劇評、其中所說戲班後台底腐敗內容、像崇拜土偶、不許撥弄刀槍、喜神只能俯伏、加官面具用布包裹、戲子同行開玩笑罵人、以及一切忌諱等等、都極的確、但是我對於他最後說底一句話、『這個要算國粹、國粹亦太糟了、』卻不免有點懷疑、這位汪先生說底都是後台底事那末我要問問汪先生底意思、是不是已經認定這些事、便是舊劇底本體？是不是汪先生首先認定這些腐敗現象、可以發生『國粹問題、』所以要煩勞汪先生這樣張張新底人物底大筆來反對他？

我所以發這幾種疑問、是因爲除汪先生外、向來沒有聽見第二個、說道些事是國粹、汪先生是『新人物』、所以說這些事是腐敗、是『大實話』、然而汪先生以外的『不新人物』、亦未必便把這些腐敗的東西、當作文明、舊劇是不是國粹、是另一問題、但要從劇本、角色化裝、一切台上所表現底事立論、自然有可研究底餘地、爲甚麼把後台底腐敗情形、罵上一套、便蔓牽到衛衞架、自己先說這是國粹、這些國粹應當反對呢？譬如汪先生底住宅、前面有餐室、後面就有毛房、汪先生底『代富路母』乾淨可以另說、但是我想汪先生決不能把『遙不留西』當作『代富路母』、話雖如此、汪先生只要把蔣底東西、驢頭不對馬嘴的、罵上一陣以後、頭寇不要管他、汪先生總算是褒褒貶底人物了、

海羅—賈衣地阿密斯脫汪—

兩個寶貝

（孫老）

一個蘇皖贛巡閱使、一個江蘇省長都是姓王、都是北方直隸省、大大的有名人物、這回請他們到南邊來、獅又都是推三阻四、很像有些羞人答答的樣子、好生奇怪、

究竟這是甚麼緣故呢、有人說道、一個姓王的、名叫什麼『珍、』珍字的講解、就和寶字一樣、所以大凡甚麼寶貴的東西、都叫做珍、又一個姓王的、名叫什麼『瑚、』號又叫什麼『珊』瑚珊、也是一件寶貴的東西、記得古時候、有甚麼『懷崇鬬富』的一回事、他們拿出來比賽的、可不就是這兩意兒麼、照此看來、這兩位姓王的、可真要算得『兩個寶貝』了、世界上的寶貝、那有輕易出現的道理、所以他們只好是『遲遲吾行』了、

哈哈、原來如此、怪道這幾天、江蘇人和北京政府、你推我挽、鬧得甚麼假的、原來都爲的是『兩個寶貝』哈哈、

寶蓋國宮秘史

（四）（蛾蹤）

菩薩初入宮時、活佛視之、亦不過[illegible]奉御、則覺其[illegible]之柔[illegible]、[illegible]益、嬌美嫣妍、[illegible]至無可比擬、而[illegible]爲歡於枕席、尤令人眞個消魂、活佛乃大異之、寵愛三千、遂集一身、所[illegible]占、雖旦夕承恩之兩福晉、亦[illegible]視之矣、菩薩既荷此奇寵、益盡其狐媚之技、以蠱活佛、故入宮未及一月、活佛已墮其玄中、事事唯其命是從、不敢有所拂逆、菩薩知活佛之易與也、則亟媒孽兩福晉之短、必欲去之以爲快、活佛於兩福晉、以有[illegible]之嫌、怒之而未果發、既聞菩薩之譖、乃駁視兩福晉若寇仇、雖尋常之一笑一言、亦輒與之齟齬、兩福晉既失寵眷、頗自覺其難堪、及至以[illegible]冷遇相加、尤有積不能忍之勢、故亦漸以惡聲反之、活佛大恚、遂而遣之出宮、而菩薩固寵之心、乃至是而大慰、

是時活佛之寵愛、雖已專注於菩薩之身、然菩薩知活佛嗜淫、未必一嘗遂足、操之過暨、則恐一朝決裂、又將移寵他人、於是益爲操縱之術、姑迎合其意旨、日爲物色一二佳麗、招致入宮、勸之進御、而已則爲壁上觀、相與笑樂、活佛大喜、意謂菩薩誠愛我矣、以故事無巨細、必商諸菩薩而後決、實則菩薩雖處宮禁、與活佛形影相依、而其眷戀二達喇嘛與杭達親王之舊情、固猶未嘗或釋、屢欲乘間伺隙、重拾墜歡、而苦莫能爲計、會其所物色之佳麗、極爲活佛所昵、菩薩乃利用此機會、密令心腹侍者、酒召兩人入宮、已則先與活佛周旋、強以豪飲、活佛既醉、則使新來之佳麗、更迭侍寢、活佛於酒色交困以後、頹然一睡、夢境迷離、而菩薩則於是時、潛入別室、與其舊好相纏綣矣、由是二達喇嘛與杭達親王兩人、出入宮闈、行蹤頻數、其所以媚事菩薩者、幾於無所不至、而活佛未之知也、第見菩薩靈敏慧黠、肆應不窮、乃盡委以一切之事權、使得指揮如意、菩薩之竊僥、既足以傾倒一時、而二達喇嘛與杭達親王兩人、復相與爲朋比、軍國重事、幾悉爲所把持、菩薩又力爲兩人游揚於活佛、使信任之、活佛固視菩薩爲腹心、因而信從其言、直倚二達喇嘛與杭達親王爲左右手、

▲勘誤　前期本篇第五十一行變韓與足句『韓』字誤排譯字、

北京的小報

（馬二先生自北京寄）

北京的小報、很是發達、種類極多、如日知報、消閒錄、實話、羣強報、曉報等等、我一時尚未能看遍、大約總在十種以上、不過這幾種是常見的罷了、

羣強報銷數最多、約在一萬以上、（號稱二萬實不足、）所紀多街坊瑣碎之事、及警廳的消息、文言白話夾雜並用、內容實不高明、惟戲目頗完全、故其報頗受茶坊酒肆門房號房中之歡迎、假使內容一經高明、恐即不能行銷至如許矣、此社會程度之所限使然也、

日知報消閒錄皆以戲界娼界爲唯一之目的、某伶唱某戲、某娼家某客有何種舉動等等消息、連篇累幅、甚至有娼家之調查表等、故其印刷雖工美、（常用六號字）而實不足與羣強報之含有社會性質者比也、

實話報較勝、消息卻亦不靈、空論多而事實少、亦其大病、銷數未詳、然卽此數種、皆已較上海之小報（除晶報）爲優勝矣、

我寄此函、祈本報諸公留意、勿落人後、並祈上海各小報諸公努力、勿落人後、須知報雖小、亦要多少與社會上有些關係、勿祇談花事、勿祇評譚調論梅腔、勿爲某伶某娼作個人機關、勿祇爭筆墨意氣、前見各位評劇家與戲子彼此謾罵之文字、我實難受得很、因爲大家都把原來討論之目的忘卻了、而專以鬥嘴爲快、雙方人格皆有損、評劇家更不值得也、至對戲子而有威嚇之函、尤爲胡鬧、又冒用今體字樣、更爲荒謬、上海評劇家而尙有人者、必宜根究該函爲何人所發、而聲討其罪也、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我亦評劇界中一分子、願與諸公共勉之、九、十一、十七、

秋香閣隨筆

（秋涵）

余撰雙花記脫稿後、有署劍影樓主者、貽辭至再至三、亦有心人也、余當時曾謝以函、又春花入詩、秋雨洗字、香艷流麗、語語至文、如是因緣、合協芬响、雖香霞日露、未識伊人、而錯采縷金、定知作者、釣天一聲、倒地百拜已、鄙人齒花猶碧、眼波失岺、酒可殺愁、莫不遜恨、恥魏三爲熟客、學劉四之罵人、蘭月梓婁、別有會悟、黑風如鬼、釀成幽酸、古寰閨其不飲、永夜耿而不寐、衡陽斷腸之雁、與雲俱飛、巫峽墮淚之猿、對人如訴、情至於是、抑何可言、惟是風蟬未灰、繭絲自理、玉台詠後、翠匣猶溫、金釵劃破、綠苔蝕痕、打遍鴛鴦之彈、我妬雙棲、刻成蛺蝶之圖、人證獨活、擬猶大好、心亦可憐、既云補過爲賢、便不合負其作記、若恐香名易玷、何苦翻長恨成歌、乃者素奈簪花、三兒縛遍、紅攖繫馬、一夢平生、寫紙上之際歡、証卷中之結果、吐情皆泣、無淚不酸、可知翠瑶紅冰、世上儘多同調、錦箋紬稿、天涯來悽惋人、恍若神癡、覺然心喜、此日珍珠綴字、何妨古調彈彈、他年裂衆成書、願把斯文冠首、奏鄭王棠軒、時爲江夏令、極愛讀之、并笑謂吾曰、文品似六朝、穠艷極矣、惟中有長恨成歌一聯、尙宜矯正、蓋六朝駢儷中、無此格律也、余心題其言、辛蹉跎未改、迄今思之、猶想見良朋針砭、惠我實多、

神州日報　大刷新

定報價格
中國日本　全年洋九元　半年洋五元　三月洋三元
歐美各國　全年十六元　半年洋九元
（郵費在內郵票作九五折計）

凡購讀神州日報者　附送晶報不取分文
上海望平街黃字第一百六十一號神州日報館啓

馬二先生啓事

鄙人旅滬八年、勤儉自持、筆耕所入、差足自給、且一身[illegible]、親好周旋、悉由鄙人親自接洽、從無濫人請託等事、近更以職業關係、來京已月餘、風聞上海有假托鄙人名義、向各方面招搖者、不論何時何地、倘有發現、請卽函告神州日報編輯部、以憑追究、而全名譽、切勿隱飾、以遂奸宄影射之技、盼甚幸甚、

小說　愛克司光錄

（一八三）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十四回　遊還鄉獨子承家　鬧賭場義僕護主

龐氏心裏、也被他說得有些活動起來、轉揚着頭說道、這個做不得主、（奇語）郝老太忙道、太太又和我取笑兒了、你們陸老爺、他的性情、我很知道、對着太太都是千依百順、太太若是做了主、他敢和你道個不字、龐氏笑道、不是因爲他做不得主、我的意思、要想去問一問菩薩、菩薩若還允許呢、我拚將這女兒嫁給姓祝的、菩薩如若不肯允許、這場姻事、只好罷休、郝老太當時吃了一嚇、幸虧他足智多謀、（論斷最確、須看他一一佈置、）隨卽問道、太太打算在那座廟裏、去求靈籤、龐氏想了想笑道、南莊上有座蚆蜡廟、（蚆蜡神、又管人家婚姻大奇、）據說那廟裏菩薩、最有靈感、我早晚便過去燒一爐香、瞧那菩薩發下的籤語、再行定奪、郝老太笑道、這更好了、兒女終身的大事、也不可過於草率、我也不久坐了、過一天我來聽太太的確信、龐氏起身送至檐下、便不再送、郝老太早三脚兩步、溜進那座書房、向窗眼裏一瞧、見排列着許多學生、祝鵬文伏在桌上、拿手抵着牙子、在那裏發獃呢、（神情如畫、）郝老太見學生太多、不便進去說話、故意咳嗽了一聲、鵬文早飛奔出來、郝老太向他招了招手、掉轉身便走、鵬文緊緊在他身後趕着、一直上了大路、走了好半截、郝老太從斜刺裏、走向那亂墳裏去、揀了一座高大的墳、隱着身子、撲地向草地上坐下、鵬文也便坐下來、笑問道、老太、那件事兒、端的如何、郝老太將眉頭綯了綯、冷笑說道、你那丈母、眞是謁歪、先前揚着腦袋不理我、好容易被我千說萬說、嘴唇皮兒都說破了、方才掉轉了一點口氣、我以爲這事總該十有九成了、誰知鬧到末了、他回我說是自家不能做主、要向蚆蜡廟裏去求神籤、祝鵬文聽到這裏、不由失聲叫道、完了完了、除非那神籤便變個上上、上中還可以勉強使得、若是弄出一條中平、中下、下下、簡直是瘌痢頭上的黃毛、他也不長、我也不想了、好老太、你可能替我阻攔着他、不用去和菩薩交涉、郝老太忙放下臉色說道、這個如何使得、你如果向你丈母這樣說他必然起了疑心、老實決裂了、豈不將你這件好事、弄成糟蛋、祝鵬文聽見這話、眞急得抓耳撓腮、六神無主、郝老太又笑道、獃子、菩薩原是人做的、（語有深意、）你不會去向他老人家搗個鬼兒、請他大帮其忙、發個上上靈籤給你那丈母、便完事了、鵬文急道、老太你不知道、我當初在上海做報館主筆時候、原自命是一位新學大家、說甚麼要開通風氣、也就胡七八道、趕在人面前、罵那菩薩是泥塑木雕、直罵得那菩薩、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菩薩已經恨得我牙癢癢的、我們閒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脚、菩薩若是見了我、怕不老大的耳光子、打將過來、他應該發個上上的、定然也要發一個下下、（新學大家口角、固應如此、一笑、）我如今也長了一番閱歷了、不想罵菩薩的人、也有用着菩薩的時候、說着、那眼淚便直流下來、

浪漫談

（子漻）

什麼叫做功、什麼叫做罪、世界上只有一個力、成則爲王、敗則爲寇、這句老話、算得臭腐極了、到現在卻還是神奇得很、一旦有了勢力、從前的罪便成了功、一旦失了勢力、從前的功、便成了罪、功罪尙且如此、還有什麼是非、

什麼叫做好、什麼叫做惡、世界上只有一個利、向來是水火的、只要有利益的結合、便成膠漆、反言之、如果沒有利益、膠漆也以成水火、國際的親愛、是利益的親愛、黨派的提攜、是權利的提攜、這種親愛與提攜、表面是和平、裏面不曉得是什麼、

什麼叫做校長、什麼叫做教習、什麼叫做學生、可憐這許多莊嚴神聖的名詞、也居然有黨派的傾軋、官僚的臭味、

什麼叫做自治會、什麼叫做聯合會、他們的眼光、只注在督軍省長人的問題、不去根本上想自治的組織、這是八治會、不是自治會、

什麼叫做評劇家、什麼叫做演劇家、原來是說書的與唱戲的相罵、如果眞要學村婦罵街的樣子、去尋相罵、可以到街上去比比誰的喉嚨響亮、不必到報上來浪費許多筆墨、

舊劇

（非禪）

現在的戲界簡直一句話、就是『旦角的戲界、』因爲無論是男伶女伶、只要是臉子俊樣、有點嬌態、材料再稍好一點、就有大闊老大名士、大評劇家來捧、若是武生老生、勉強也能對付可比旦角差得多啦、至於花臉等行、就苦咧一輩子、好死也沒有人捧、豈不可憐、難道說花臉的藝術、就沒有價值嗎、要是像這樣下去、恐怕花臉丑角等等的人材、一天要少一天、弄得人人全想唱花旦、豈不成了畸形的發達、關係舊戲的將來不小、現在最時髦的評劇家、一面說舊戲要破產、舊戲如何不好、一面卻又專在『女性的』優伶、（包含女伶旦角二種而言、）上去注意、卻不知是什麼心理了、

要講到舊劇裏眞正的人材、就拿北京說、現在老生只有王福壽、青衣只有陳德霖、花臉只有錢金福、花旦只有田桂鳳、丑角只有王長林、然而這幾個人、年紀都在五旬以上、恐怕過幾年、全都不保、到了那時、舊戲簡直是形存神亡、因爲現在的伶人、卻不能把舊戲的精神、闡揚的毫無遺憾、所以舊劇的精神、就一天不如一天、這是技術的問題、不是脚本的問題、不可誤會、譚鑫培的時候、常說『戲都是好的、全被這些小孩子唱壞了、』這句話實在一點也不差的、

舊劇到了現在的時候、是頹退、是衰壞、是不合時宜、我都承認、要說破產卻不可、因爲在社會上有魔力、能立脚、就不能說是破產、譬如現在白話詩文很時髦了、然而舊的詩文、依舊通行、你能夠說他破產嗎、

新脚本之惡濫

（馬二先生自北京寄）

謂中國舊劇已破產、人或詫爲異事、且以南北舞台新排之戲、方且層出不窮、行見舊戲方且大盛於世、何爲反以爲破產耶、然殊不知卽此新排之戲愈多、愈足証明破產之說不謬也、

現時的新排各戲、（除新劇乃另一問題、不在此論範圍中、）大概不外左列二種、

一、名士派所編的脚本、

二、江湖派所打的提綱、

前者如『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天女散花』『香妃恨』『暗室青天』之類、後者如『宏碧緣』『年羹堯』『紅蝴蝶』『濟公活佛』『三戲白牡丹』之類、這些脚本、可一言以賅括之、曰都要不得、今請分別評論於下、

名士派所編的脚本、都犯了一個總病、他們都祇顧得寫的好看、卻不管演的如何、祇顧模彷着昆曲上那些風雲月露的字句、胡亂湊成詞句、硬裝在一段故事上人物的口中、至於情節、則全照舊書、生吞活剝的、一場一場接着直寫、算來祇有幾句唱詞、念白、是他們自己做的、其他如場子結構、他們全依舊書、絕不費思索、更不管演者的身段應如何、唱腔應如何、他們全然不管、須排戲人自己對付、又如前後情節、是否層層逼緊、抑或有不稱、登場人物是否皆必不可少、抑冗濫太甚、唱念太多、扮此角色者、中材以上能否不致竭蹶、字句典雅、常識以下能否了解、他們越發的不管了、他們祇顧自己寫得高興、卻不管人家演得要命、這種脚本、純靠着人[illegible]以大名鼎鼎的角色、把戲給唱出聲名來、卻不能使角色因脚本的運用而益增佳妙也、

再說到江湖派的提綱、（因爲這種戲並無脚本祇一個提綱、）不過把說書唱戲的十幾套老關子、（如公子落難、花園訂盟、欽差私訪、惡霸搶親之類、）七拚八湊的硬嵌入一樁故事裏、成時事畏、再加入些魔術、或雜要之類、祇欲博庸俗的彩聲、那管戲情的驢頭不對馬嘴呢、

夫所以編新脚本者、原因時代更易、舊者不適於用、故不得不另求適用之衰者、如今新的卻又如此惡濫、不能應現時的需要、可知現時是沒有能勝編脚本之任的人材了、脚本是戲的原質、脚本害作家既無人、戲又安得而不陷於破產之請兒乎、

所以舊戲的破產、那些濫作脚本的人物、實不能不負其責、

北里瑣譚

（白蘋自北京寄）

前記小花寶琴事、近向花界探詢、僉謂非末弱命、然飄茵墜溷、風雨摧折、殆亦憔悴可憐矣、苑警華已提將官裏去、日前衣白背心、被軍警押往遊街、」時八埠花業羣趨往觀、頗有欲觀不得者云、

花界義務戲、將於第一舞台舉行、八埠名花、如王蘊秋林亞西高月芬張桂芬、吳蝶生等數十人、皆加入扮演、新戲與舊劇並陳、京調與秦腔雜奏、可謂極繽紛繁縟之致矣、每座售洋兩元、花姊妹羣向其佳客兜售、大約會座必不惡也、

去年花界盛行旗袍、今冬則多衣皮製之斗蓬、作小鳥依人狀、每過班營衣之、名花之過班最多者、如慶餘堂之香妃、萃芳班之愛之花小凌波、及琴暢仙館之洪素芬鳳樓諸妓、皆每夕必有數起、而愛之花又常至甘石橋梁宅、與石老娘胡同王宅、聞藏其佰酒者、爲舊交系之魏某云、

小凌波係王凌波之女、隸萃芳班、王凌波與梁任公頗有關係、故凌波屋中、有任公手書之楹聯屏條、頗爲游客所注目、今王凌波已謝世矣、

辛丙秘苑

（十五）寒雲　（禁止轉載）

晚人方重審、年少能詩、予由廉泉紹介識之、善事予書、因延爲書記、下榻流水音、方與朱啓鈐之三女、交甚密、日假予書齋之電機、通好辭、予與朱咸不知也、一日、方又自機招女、適朱在機側、詢何地、爲誰、方以流水音及予名對、朱厲聲再詰、方知不可、卽擲機遁、朱詰接機者、則確爲流水音也、朱甚怒、招女至、叱之跪、嚴訊之、女自承與予交好、朱怊然、入陳先公、先公知予、素不苟邪、雖喜狎遊、而於閨室、未敢一窺也、因力爲予白、且謂必有奸徒假名、不可不詳察也、朱退告府庶務司丞郭葆昌、使詢於予、予駭然、朱女雖於宴會中偶值、而從未通一辭也、乃呼諸僕至、一一詰之、何人曾假機焉、僕有撻遇方對機低語者、因以語予、予遂下逐客令、他方徙、予之寃乃白、